

陇东南民间文艺研究丛书

陇南白马藏族 美术文化研究

余永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陇东南民间文艺研究丛书

陇南白马藏族 美术文化研究

余永红◎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陇南白马藏族美术文化研究/余永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5161 - 7786 - 0

I. ①陇… II. ①余… III. ①藏族—美术—民族文化—研究—陇南市 IV. ①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141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熊 瑞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32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受到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天水师范学院文艺学省级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经费资助



工艺精美的妇女短衫（正面）



妇女传统“百褶衣”（背面）



妇女“鱼骨牌”头饰



男子日常服饰



老年妇女日常服饰



中青年妇女节日服饰



解放前的“池哥”面具



现代“池哥”面具



“麻昼”傩舞装饰



白马村寨旧式民居



“白马龙王”造像



男子烟袋

总 序

郭昭第

中国独特多样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诸如燕赵、齐鲁、吴越、荆楚、巴蜀、关中等不同地域的民间文化。民间文艺不仅是不同地域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维持和传承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商品经济和大众传媒并不发达的传统文明时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一作用在现代文明时代受到商品经济和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而面临日渐衰弱的趋势，甚至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导致民族传统记忆的整体遗忘和全面缺失的危险。所以抢救、发掘、整理、保护和传承的任务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为严峻。

郑振铎指出，“有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催促我们的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间文学的发展”，这种文学“也随了地域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式样与风格”。^① 陇东南地区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三大高原的结合地带，经过远古时期大地湾、马家窑、师赵村、西山坪人的活动，尤其是经过春秋时期早期周人、秦人的开发，在汉唐时期以其丰富的物质文明和中西交流、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无与伦比的优势，成为众多文明、文化的荟萃之地。自远古迄今，先后有戎、氐、羌、月氏、羯、吐蕃、匈奴、鲜卑、党项、契丹、回、裕固、保安、东乡、土族、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1册，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1页。

汉族等众多民族在这块土地上栖息。东西方文化、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相互融合互渗，既为陇东南地域文化的发展持续输入新的养料，又使陇东南民间文艺在不断接受异质养料的过程中呈现出独特的审美内涵，成为中国文艺不可或缺、不能代替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遗憾的是，除《诗经》收集了部分陇东南民歌之外，后来的《乐府诗集》等典籍很少关注这一地区的民间文艺，使陇东南民间文艺逐渐淡出中国文艺版图。其实，陇东南地区有着丰富、独特的民间文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天水太昊伏羲祭典、庆阳香包绣制、庆阳华亭曲子戏、天水清水道教音乐、天水武山旋鼓、天水秦安小曲、平凉泾川西王母信俗、平凉庄浪霍童铁枝和福鼎沙埕铁枝、庆阳剪纸、天水秦州雕漆技艺、陇南西和乞巧节、天水秦安女娲祭典、天水张家川花儿、陇南文县白马人池哥昼、陇南武都高山戏、天水丝毯织造技艺等均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相信这还只是陇东南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极少部分，更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待陇东南当地学者进一步发掘和整理。虽然地处陇东南当地的学者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但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当地民间文艺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认识，以致丧失了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的能力。也正因为目前该领域的高质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尚未全面开展，使陇东南数以千计的民间文艺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尚未得到发掘和表彰。地处陇东南地区地方高校的教师和学者应该承担起抢救、发掘、整理、保护和传承的神圣使命。

鉴于此，天水师范学院依托文艺学省级重点学科和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于2013年12月经甘肃省教育厅批准建立甘肃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陇东南民间文艺研究中心。该中心瞄准民间文艺学科前沿，立足陇东南民间文艺，主动适应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需要，经过2008年以来文艺学校级重点学科和近年来省级重点学科建设的长期学术积淀和充分论证，逐渐形成了陇东南民间文艺学与智慧美学、陇东南民间文学与红色文化、陇东南民间艺术与审美文化三个研究方向。秉持创新理念、求实精神和科学严谨的态度，提倡研究者立足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特长，勤奋砥砺、反复研磨、锤炼再三，做到文献资料真实可靠、理论创新圆通自如，努力以学人的良知换取经久不衰

的文化效益。经过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学术梯队的共同努力，计划于2015年由陇东南民间文艺研究中心主任郭昭第教授主编出版陇东南民间文艺研究丛书（第1辑）和《西北民间文艺研究》（陇东南卷）第1辑。

拟出版的陇东南民间文艺研究丛书（第1辑），包括郭昭第《陇东南民间抒情学：陇东南民歌的民间抒情智慧》，霍志军《陇东南民间文艺与社会生活》，邵郁《陇东南民间遗散诗碑辑释》，余永红《陇南白马藏族美术文化研究》，张玉平《陇东南民间美术研究》，杜新平、范琳琳《陇东南民间说唱音乐研究》6部学术专著。主要从文艺学、美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考古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学科角度系统研究陇东南民间文化，涉及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审美文化、民俗文化等方面，旨在研究和传承陇东南地域特色民间文化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气派、甘肃陇东南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研究精品，进一步促进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各书作者均是从事陇东南民间文艺研究的骨干，其中既有多年从事陇东南民间文艺研究的知名学者，又有近年来涌现出的青年学者。这些成果，明显更接陇东南地区“地气”，更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无疑是陇东南民间文艺研究中心取得新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本丛书出版之际，正值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实施的重要时期。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重点建设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以敦煌文化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和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兰州都市圈文化产业区。其中，陇东南文化历史区将着重围绕始祖文化、大地湾文化、先秦文化、道教文化、农耕和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重点发展文化旅游、文化创意、民俗农耕文化展示、红色旅游、演艺会展、工艺美术品制造等产业。形成以天水为中心，以始祖文化为重点，以再现农耕和民俗文化为手段，以文化旅游为载体，以文化产业为支撑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体系。打造全球华人祭祖圣地天水、生态陇南、养生平凉、民俗庆阳等特色文化品牌。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为高校和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契机，也为陇东南民间文艺研究中心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期待学界的指导、批评和指正，以

推动陇东南民间文艺研究不断深入，不断产出新的高质量的成果。

我们力图在深入研究陇东南民间文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为高校文化艺术类学生文化创意策划和设计提供实习实训基地和创意作品产业化平台；二是进行陇东南民间文化资源普查，民间文化遗产数字化处理及保护研究，地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规划，陇东南民间旅游文化产品、民间工艺美术产品、民间日用产品及民间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等；三是提供演艺娱乐、文化旅游、工艺美术、网络服务、数字媒体、三维动漫、新媒体广告等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进行微小文化企业顶层设计和骨干文化企业培育，支持文化企业与影视、数字出版、互联网，乃至科技、金融、旅游的融合发展；四是提供国家和地方文化产业政策咨询，互联网增值服务、互联网广告、大数据应用、社会服务等相关产业的整合与全产业链大文化产业发展顶层设计，及地域特色文化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产业师资培训等。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围绕学校区域性、应用型、教学型办学定位，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主动融入国家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战略和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战略，本着“立足地方、融入地方、服务地方、回报地方”的原则，加大与陇东南国营和民营文化企业，尤其是重点文化产业的对接，鼓励和支持研究人员深入企业、行业承担并完成重大科研课题、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文化产业开发项目，提高应用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就一定能够产生一批高水平的、能代表陇东南地域特色文化的研究成果，就一定能够建成陇东南民间文艺学学术信息资料中心、陇东南民间文艺数据库、陇东南民间审美文化博物馆、陇东南民间文化创意策划实验室，乃至陇东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建成学生创业实训基地、原创作品产业化基地，以及地域特色文化产业孵化基地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就一定能够把陇东南民间文艺研究中心建成面向市场需求，区域特色鲜明，能为学生提供实习基地，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学、政府、企业协同创新，传承、创新、创业三位一体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2015年6月6日

绪 论

白马藏族是生息于四川北部的平武、甘肃南部的文县一带的古老民族，目前学术界较多的观点认为白马藏族可能属于氏族后裔，^①部分藏族学者又认为白马人就是藏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在文化上富有地域特色而已，^②新中国成立后，白马人在族属上归于藏族，所以称为白马藏族。学术界有时也称“白马藏人”，而白马藏族人又自称“白马人”，总之都与“白马”密切相关。对于“白马”称谓的来源，从白马人居住的地域、语言、文化，结合民族史等方面来考察，似与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西南夷“白马氏”密切相关，所以才有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氏族作为一个民族，在历史文献中已消失了一千多年，氏族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已不断地融进其他民族，而历史上的氏族和羌族又关系密切，往往并称“氏羌”，氏族应是氏羌这个大民族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民族是一个历史概念，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的大群体，往往是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③所以没有纯粹的民族。今天的白马人可能传承了较多的古老氏族文化基因，但已融合了众多的民族成分，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氏族，尤其是长期和藏族比邻而居，

① 孙宏开：《历史上的氏族与川甘地区的白马藏族——白马藏族族属初探》，《民族研究》1980年第3期。

② 杨士宏：《“白马”藏族族源辨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③ 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其民族文化具有鲜明的藏文化特征，由此形成目前独特的白马藏族文化。

同时，藏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中一个大的族群，也是由许多具有不同地域文化特色的族群支系构成，有以游牧文化为主的藏族同胞，也有以农耕文化为主的藏族同胞，这是居住在不同地域的藏族同胞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接受或同化不同的异族文化的结果。而白马藏族正好聚居在汉、藏文化的衔接地带，他们是以农耕为主的具有较强的文化个性的藏族支系，所以在文化特色上具有复杂性。由于居住地域与古代的西南夷白马氏重合，他们又自称白马人，且长期和汉族比邻而居，所以他们的文化和正统的藏文化有一定的地域差别。但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使其文化具有鲜明的藏文化特征，将其归于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藏族文化大系统也无可厚非。从更为久远的民族历史角度来考察，藏族同胞的族源也与远古时期的氏羌族群有密切关联，^① 所以白马藏族即使源于古代氏羌族群，也和藏族是一个大的民族系统，血脉相连。在“藏族”之前加定语“白马”也反映了目前他们的文化特征，他们的文化既区别于正统的藏族文化，也非真正意义上的氏族文化，而是具有鲜明藏文化属性，又吸收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化而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藏族大系统的一个支系。

在国家民族政策上，笔者赞同和拥护白马藏族是藏族的一个分支，但在关于其民族文化艺术研究的学术方面，笔者又倾向于以氏羌文化为主的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也正因为此，其民族文化才具有如此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总体而言，白马藏族的来源应和古代氏羌族群有密切关系，而从其称谓和居住地域结合魏晋时期氏人的活动范围来看，最有可能是由白马氏发展演变而来。

西北高原是古代氏羌民族的发祥地，学界一致认为他们也是甘肃境内的马家窑文化以及后来的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的主人，^② 所以他们很早就已步入发达的农耕文明。大约 4000 年以前，由于甘肃中部地区气候的变化，^③ 迫使氏羌民族向南发展，以彩陶文化为主要表现形式

① 安应民：《藏族族源新探》，《西藏研究》1984年第3期。

② 段丽波、龚卿：《中国西南氏羌民族溯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③ 安成邦、冯兆东、唐领余、陈发虎：《甘肃中部4000年前环境变化与古文化变迁》，《地理学报》2003年第5期。

的农耕文化逐渐趋于衰落，而代之以游牧文化以及半耕半牧型文化。有文献记载以来，可知最有可能是白马藏族祖先的氐人早在西周时期就活动于陕西、四川和甘肃一带，魏晋时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曾建立了前秦、后梁等国。陇南地区曾是古代氐羌民族活动的中心地带，兰州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刘光华先生认为，陇南西汉水上游流域寺洼文化的主人就是白马氐，他们其实就是后来白马藏族的祖先。^①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赵逵夫先生认为，陇南西和的仇池山就是氐人的发祥地，《山海经》中“刑天葬首”的“常羊山”即今西和的仇池山，^②魏晋时期氐人在陇南及周边地域则建立了前后仇池、武都、武兴、阴平等政权。之后由于中原民族统治者的压迫，氐人在陇南地域的活动范围也逐渐缩小，除了就地汉化的大部分氐人外，其他氐人则是从陇南北部开始逐渐南移。而川北与陕西西部的氐人同样经历了汉化与迁徙的历程，氐族活动范围也像冰川的消融一样，逐渐融化消退。最后有一小部分氐人可能就在陇南南部和四川北部人迹罕至的深山之中定居下来，保留了古老的民俗文化，即目前的白马藏族。

而这支古老民族的生息地与藏族、汉族、羌族比邻，在历史上又不断交替处于各种政权的管辖与势力范围之内，所以在文化方面层垒交错，风俗方面相互习染，从而形成内涵丰富而又复杂多变的民俗文化。同时，陇南又是古代民族迁徙的走廊和端口，是甘青高原地带的氐羌民族向西南迁徙的必经之路，氐羌民族的文化也正是通过陇南而传播到广大的西南地域。所以在民族文化方面，白马藏族的文化除了与陇南的汉族、藏族有密切的关系之外，与西南氐羌族系的各少数民族文化亦有内在的联系。

白马藏族在定居川甘交界地带以后，由于相对艰苦闭塞的生活环境，虽然发生着民族融合，但和氐羌族系的其他少数民族相比，白马藏族也许相对传承了较多的古氐族文化，因而形成了目前独特的白马藏族民俗

^① 刘光华：《关于西汉水上游寺洼文化的族属问题》，《嬴秦西垂文化——甘肃秦文化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② 赵逵夫：《刑天神话源于仇池山考释——兼论“奇股国”、氐族地望及“武都”地名的由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文化，以及独具民族个性的民间艺术。他们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藏语相比，区别是主要方面，而相似性是次要方面；他们的宗教信仰以原始的自然崇拜为主体；他们的民族服饰受藏族影响但自成体系；他们的宗教仪式具有原始傩舞的基本特征；他们的民居建筑具有古代“土墙板屋”的基本特征；他们的装饰习俗也体现了古老的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寓意……

根据赵逵夫先生的观点，西和仇池一带的居民中已没有一点白马民俗的踪影，而四川平武的白马人又是经文县南迁的，现在要研究白马人的民俗文化，实际上也就只能追溯至甘肃文县的铁楼、石鸡坝等地。应该说，这里是白马人民俗文化的博物馆。^① 陇南的白马藏族主要聚居在甘肃南部文县白马河流域的铁楼藏族乡，另外还有石鸡坝乡的岷堡沟也有两个村寨，总人口约 20000 人，白马村寨的平均海拔在 1700 米左右的半山腰，高寒阴湿，生活条件艰苦。独特的地理位置，加之交通不便，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与外界缺乏交流，但落后的交通和经济条件，却有利于当地白马藏族民俗文化的原生态传承。和生活于四川平武的白马藏族相比，陇南白马藏族受现代文明以及商业开发的冲击相对较少，为我们研究这个古老神秘民族的艺术提供了鲜活丰富的素材。生活于文县白马河流域铁楼乡以及石鸡坝乡岷堡沟的陇南白马藏族，保留了他们相对完整而独特的生活习俗，他们的文化自成体系，民族艺术独特古朴。其中，美术文化最为丰富独特，有融音乐、舞蹈、美术、宗教为一体的综合性极强的“池哥昼”傩舞、“麻昼”傩舞及其装饰，也有华丽精美的民族服饰和刺绣，有古朴自然的民居建筑，也包括文化寓意深厚的宗教绘画，同时还包括富有民族文化意味的家具以及其他装饰品等。白马藏族的美术从性质和基本特征来考察应归属于民间美术的范畴，因而也传承了原始美术的基本特质。具体考察，又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艺术形态的综合性、形式因素的独特性、文化寓意的深刻性、制作工艺的原生态性。

^① 赵逵夫：《从〈二郎爷赶山〉的传说说到白马人的来源与其民俗文化的价值》，《西北民族研究》2009 年第 4 期。

综合性艺术形态

由于白马藏族特殊的居住环境，他们延续了古老族群的文化习俗，从而形成他们相对封闭独立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使白马藏族的文化形成富有民族特色的有机整体，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相互融合，并且都与白马人的生活紧密联系。美术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视觉形态的人类文化，原始形态的人类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原始形态的美术也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几乎没有界限，处于一种相互包容、渗透、混沌未分的状态。^①民间美术则承袭了这种特质，它来源于生活，但并未远离生活，始终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也可以说是现实生活与民俗文化的符号载体。而人类的艺术发展到纯艺术的成熟阶段后，形式因素得到凸显，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是建立在“艺术反映”基础之上的“既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关系，成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独立分支，这也是现代美术与原始美术的本质区别。白马藏族的文化延续了古老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民族艺术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美术作为白马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融合在白马藏族的现实生活与文化大系统之中，不是作为一种纯艺术形态存在，这正体现了白马藏族美术的基本特征。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白马藏族的民族傩舞“池哥昼”，融宗教信仰、民俗、音乐、舞蹈、美术为一体，体现了整体性与综合性的特征，这也正是史前时期古老部族艺术的基本特征，这种独特的仪式既是生活必需，也是萌生诗歌、舞蹈、绘画、音乐、体育等各种艺术形态的基础和母体。白马藏族的绘画，也主要以宗教绘画为主，体现了宗教信仰和美术的有机统一，装饰性绘画主要用于居室、家具等生活必需品的装饰，其他如建筑、家具、服饰等本身就是生活必需品，所以，其美术造型与图像既是白马人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是其民族文化的视觉载体。

独特的形式因素

美术作为视觉艺术，其独特的形式感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和不同

^① 刘峻骧：《中华艺术通史·原始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